

「中庸看似平常,但绝不平庸。它始终追求适度的状态,并根据不同的时间、地点和条件践行中道。心怀中庸,让人“盛时常作衰时想”,以便留些余地——既给别人留,更给自己留。」



世说



中庸心

◎陈广胜

“增之一分则太长,减之一分则太短;著粉则太白,施朱则太赤”,这是宋玉《登徒子好色赋》里的名句,用来描写楚国的一位邻家丽人。但从字里行间,我居然想起千年传承的中庸之道。

中庸怎么会与美女挂上钩?只因它的精髓是恰到好处,就像赋中“东家之子”不可增一分、减一分。人的行为也如此,不怯懦且不鲁莽,才叫勇敢;不吝啬且不奢侈,才叫慷慨;不木讷且不油滑,才叫风趣,否则都将过犹未及。

中庸的内涵,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道尽。自从孔子发出“中庸之为德也,其至矣乎”的感叹,后人对它作了多番阐释。汉代郑玄说:“中庸者,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”。宋代朱熹注解道:“中者,不偏不倚,无过无不及之名。庸,平常也。”虽然理解的角度有不同,但本质上的不走极端,始终追求适度的状态。

不过,中庸的概念并非中华文明所独有。乔达摩·悉达多因琴弦松紧的音色变化生悟,于是转为不急不缓的修行。他放弃原先一天只吃一粒麻麦的苦修方法,开始接受牧羊女的乳糜。佛陀后来说:“自我享受是一个极端,自我折磨是另一个极端。放弃两端就是中道,它让人宁静、智慧、觉悟和解脱。”亚里士多德也认为,人的行为分过度、不及、适度三种状态,适度即中庸是“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”。

由此可见,中庸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。世界毕竟是对立统一的,只顾一头,不及其余,往往失之偏颇。中庸心讲求相对均衡,故注重统筹兼顾,在思想、行为上不偏激又不保守,特别强调分寸的拿捏与掌握。

中庸这个词汇,现在已提得较少,但由于历史上儒学的兴盛,它扎根于国人的心灵深处。比如,做人外圆内方、刚柔相济,便是处事层面的“执两用中”。《论语》有关君子“五美”之论:“惠而不费,劳而不怨,欲而不贪,泰而不骄,威而不猛”,则体现了中庸的精髓。不仅如此,治国理政也离不开中庸。德刑相辅,宽猛相济,是两种治政手段、风格的有机组合。把握好其中的火候,自显中庸心的高明。

那么,中庸是否像算术平均数,凡事取一条绝对的中间线?假如这样,就成了僵化。中庸讲求“时中”,根据不同的时间、地点和条件践行中道。“中”的标准因时而易,这好比热与冷是温度的两端,但冬天烤火、夏天饮冰却合乎中道。随着情况的变化,中庸是灵活的,能张能弛,可进可退,从而不断适应改变了的现实。

拥有一颗中庸心,着力于当下,却着眼点于长远。人是起起落落的,可常常意识不到,以致得意时无所顾忌,专干一些过分的事,最终自掘坟墓。宋代法演禅师说:“势不可使尽,使尽则祸必至;福不可受尽,受尽则缘必孤;话不可说尽,说尽则人必易;规矩不可行尽,行尽则事必繁。”心怀中庸,不正是心悟“四不”?它让人“盛时常作衰时想”,避免偏执行事、过度透支,以便留些余地——既给别人留,更给自己留。

无须回避,中庸也挨了不少骂。鲁迅先生就认为它导致保守、卑怯的人格,“遇见强者,不敢反抗,便以‘中庸’这些话来粉饰,聊以自慰。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,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,或者有‘多数’作他护符的时候,多是凶残横恣,宛然一个暴君,做事并不中庸;待到满口‘中庸’时,乃是势力已去,早非‘中庸’不可的时候了。”

但这里的中庸,应加一个引号。不可否认,我们民族的若干劣根性有着文化“病根”,中庸也因之遭抨击,常被视作缩头藏尾;甚至那些被习俗磨去棱角的世故,也被贴上中庸的标签。然而,被谴责的种种却是“伪中庸”,完全是变种乃至被妖魔化了。若以此鞭笞中庸,明显打错了板子。

真正的中庸心秉持原则,其实极具担当精神。正如《礼记·中庸》的一段话:“故君子有而不知,强哉矫!中立而不倚,强哉矫!国有而不变塞焉,强哉矫!国有道,至死不变,强哉矫!”“强哉矫”是对强者的感叹词。一个信守中庸的君子,追求中道、中和、中正,因而从精神上不会随波逐流,必然拒绝不负责任的和稀泥。这无疑由独立人格所支撑,体现了一种卓越的品质。

中庸看似平常,但绝不平庸。虽然儒家中庸思想不乏过时之语,其精神内核却丝毫不缺现代价值,中庸之道也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全过程。有则故事讲某人赴宴,菜肴淡而无味,朋友便撒上一点盐,菜立刻变得鲜美。此人暗想,盐真好吃,要是再多放一些,岂不更加美味?回家后,他拿起盐罐就往嘴里倒。这样的笨人,不会有现实版,可此类情形到处可见。和菜肴一样,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“盐”,关键是知道放多少。心怀中庸,目的是将“度”把握,唯此才不会片面,少有乱方寸的一天。

■ 写意人生

“师傅,您包里的红酒是带不进地铁的,安检会无法通过。”我说。

“那怎么办?”师傅着急了,这酒是老同学送的,很珍贵。

我笑着说:“这样吧,我也不是很肯定,不如我们打个赌,如果您顺利通过安检,我就输您100元,要是带不进,您输我100元。”

“好!就这么办!”师傅大笑,很痛快地答应了。

接下去,我们师徒俩分别开始紧张:师傅一心想坐地铁,又担心会被这瓶酒影响;我则紧张这100元。

我正想着,只见师傅已经将包放上了安检台。眨眼间,包过了安检,工作人员竟没有拦下。师父很潇洒地将包拿起,回头笑着瞄了我一眼。

我当时的直觉是“错了”,便朝安检人员望去,谁知,已近22点,两位安检员,一位在打瞌睡,一位在玩手机,没有人盯着安检屏幕。我当时想,

他若不是我师傅,而是我同学、朋友之类的,我肯定上前提醒安检员包里有酒,恶作剧一下。

边想边跟着进站。在安检口边上,看见竖着地铁禁带物品的规定,这才发现红酒是可以带的,但不得超过6瓶。

事已至此,我还是识相地从包里拿出一张崭新的100元,递给师傅。师傅立刻说:“算了算了,开开玩笑的!”

我说“不,输了就是输了,愿赌认输!”

师父会意地笑了,将我这100元塞进口袋。

其实,这句洒脱的话,并不是我的原创。

去年,有一次,我们从绍兴开庭回来。路上,我感叹杭州近来喜事连连,亚运会和G20都将在杭州召开。谁知,师傅很诧异地问:“怎么会是G20,不是APEC吗?”

师傅是享誉全国的大律师,尤其以雄辩著称,所以,当

打“赌”之乐

◎铁蛋

他对一个结论产生质疑时,除非我有充分的把握,不然都是习惯性地坚信他的权威。

可这次不同,我很有底气地说:“您若不信,我们以100元为赌注吧!”

“可以啊。”师傅干脆利落地答道,口气中,似对我的“挑衅”有所不屑。

我紧张地拿出手机,问了下“度娘”。果然,杭州即将举办的是G20!记得当时我激动地叫了出来:

“哈哈,是G20,您错了,不信您自己看。”

师傅缓缓地接住手机,笑着说:

“嗯,看来我是记错了。”

师傅是我的偶像,在我眼里,他从不会错,而那一刻,错误就摆在面前。不容易。我当时得意地早已忘记了赌注。

谁知,师傅拿出钱包,取出100元,很干脆地交到我手里。

“我是开玩笑的,您还当真了啊。”我不好意思了,降低了说话的嗓音。



丰润

王国海 摄

■ 码咱自己的事

堂哥办“村晚”

◎张锦清

两个月前的一天,堂哥开着奥迪轿车到城里找我,说是过年要在村里搞台春节联欢晚会,要我帮忙采购一些设备。那天,堂哥花了好几万元,买了电子琴、电吉他、架子鼓、调音台和音响等等。

堂哥说,托富民政策的福,他这几年倒腾着收粮食、卖瓜果蔬菜等,也算发了家,很想通过什么形式表达一下自己对父老乡亲的感谢。堂哥喜欢唱歌,他儿子上大学时学会了弹电子琴,儿媳在村校当音乐老师,女儿、女婿也经常随邻村的唢呐团外出演出,就连他7岁的双胞胎孙子、孙女在暑假里也学会了跳拉丁舞。“有这么好的资源不利用就太可惜了,因此我

就有了办‘村晚’的想法。提出来后,家里人全票通过!”

堂哥今年50多岁,是个地道的农民,但堂哥在村里可是个能人。别人种庄稼不是种平常的玉米、小麦,就是种花生、红薯什么的,他却捣鼓着搞蔬菜大棚,试验立体种植。别人学他时,他又倒腾着做土特产生意了。因为他脑瓜子灵活,观念超前,接受新生事物快,虽然也经历过不少挫折,但他越挫越勇,日子也越过越好。

我在堂哥家的小洋楼里观看了他们的彩排。他家三楼是连通的大间,俨然是一个小型演播厅。“观众席”上已坐了不少乡亲,迎面墙上挂着条幅:2016“村晚”倒计时10天。

堂哥打架子鼓,他的儿子

弹电子琴,儿媳调音,女婿弹吉他,女儿主持。

节目很丰富,有歌颂党的恩情的歌曲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,还有《常回家看看》《知心爱人》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,戏曲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《谁说女子不如男》等,有独唱、合唱、对唱。自编的移风易俗小品《过年》十分喜庆,扇子舞、恰恰舞、拉丁舞则让村里人大开了眼界。如果不是亲临现场,我想不出堂哥一家竟然有这么一手。堂哥兴奋地告诉我,村里人得知他要办“村晚”,都非常支持,每次彩排,总有乡亲来捧场并提出建议。

看着堂哥高兴的样子,我说:“哥,过年正式演出时,我带家人都回来给您捧场。”堂哥像个孩子似的连连说好!

■ 思绪点滴

雪地遗痕

◎应红枫

在我的记忆中,我所住的海边渔村,从来就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大雪,也许是波涛咸涩的声音,提前融化了飘落的雪花。在舟山群岛,即便是冬天,也很少见到门前堆起厚厚积雪的时候。

让我记忆深刻的那场冬雪,其实也并不大,踩上去,也就刚好没过鞋子而已。但是许多年过去了,每每想到那个冬天,依旧令我心怀愧疚。

那一场冬雪,纷纷扬扬地下了整整一夜,渔村的每一个角落角落,以及小村子外的树林,一夜间被点缀得银装素裹,以至于河岸边那座陈旧砖窑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尘,似乎也成了一串串白雾。银白的道路,银白的树丫,还有门前那片宽阔的田野,都闪现着一片洁白的亮色。只有在覆盖着积雪的枝头上唧唧着的小鸟,成了这个白雪世界里最活泼的生命。

一群孩童,呼叫着奔跑而出。像是有预先的约定,小巷口,屋弄里,很快地冒出一个一个小脑袋,向渔村那块空寂的操场上汇集而来。他们清脆的笑声一路传来,荡碎了停留在小路两侧树枝上的那份静谧,平整而光滑的雪地上顿时在这片欢笑声中破碎,留下一行行脚印。不多一会儿,雪地上大大小小地站立起来了一群体态矮胖、皮肤白皙的雪娃娃。雪地上更加热闹起来,孩童的脚印如一群群游鱼在小树林里穿梭奔走,寻找一份无拘无束的快乐。

不知谁,第一个从地上抓起一团雪沫,向前扔去。雪沫打在了小树的枝梢上,又纷纷扬扬的洒落开来。大家欢呼着跑过去,跑过去,震荡得小树林都不安地抖动起来。在不远的地方,已经有人捡起雪

压力,是不言自明的。每次跟师傅去外地开庭或会客,行程都非常紧凑。他以严谨而闻名,在带着工作任务出门时,更是不苟言笑。一旁的我,那是要全程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,不敢有一丝怠慢。只有在回程的途中,还算比较轻松的,有时会看看书看报,聊天睡觉。

不少熟知师傅的同事都觉得我和师傅的对话和欢笑,是比较多的。

其实,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一种师徒间的相处之道,因为我觉得师傅实在太忙太累了,平时应寻找些快乐的点儿,起码应觅到片刻的休憩时间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健谈与嘻哈,让师傅感到娱乐的同时,也让自己逐渐消除对他的紧张感。

当然,我们一般只“赌”,却不下注。那两次是例外,一输一赢,算是两清了。闲暇时,偶尔和师傅打个“赌”,成了我俩的娱乐节目,个中饶有回味。

团向对方漫无目的地扔将起来。一场混战,每个人的衣领、袖子上,都成了一片白花花冰雪世界,甚至头发上、眉毛上,也挂上了亮晶晶的冰屑。每一场战争,展现笑容的总是胜利者,女孩子总是在扮演失败者的角色。在操场东侧的小树林旁,一位如溪流般清纯的小女孩,一双冻红的小手捏住挂满冰屑的衣角,木然委屈地站在雪地里,泪汪汪的双眼饱含着无助、乞求和惶恐。不远的雪地上,一个稍大的男孩,正跳跃着,挥舞着,展示着胜利者的姿态。

静谧的雪地上,已经被这群孩童的嬉闹冲撞得伤痕斑驳,如同那位被伤害的小女孩,独自在小树林的角落里,神色黯然。雪地上,只留下一片杂乱的脚印,晶莹的雪沫被践踏,被冰冻……

当我从沉思中抬起头来,已经是十几年后了。窗外依旧是一个残雪纷飞的冬天。

渔家小院的廊檐下,当年在雪地上备受委屈的女孩正在飞快地织补着乏沓的渔网,一行行网眼在她手指间迅速地延伸开来。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,偶尔闲扯一二句。而女孩的心思好像被没完没了的网眼套住了,挣脱不出来,回答我的,只有海边咸涩的寒风。当说起童年的那一次雪地游戏,我正为自己的鲁莽而深表歉意时,女孩抬手抚了一下短发,轻声说道:不知道什么是委屈的年龄,其实所受的委屈也是一种快乐。

最近一次又碰到她的时候,是在街上,女孩的身边多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,腼腆得几乎和当年雪地上的女孩一模一样,肩上背着一个海蓝色的书包,在我身旁站下,甜甜地叫了我一声“叔叔”。

绍信上盖上了理发店的章,就马上赶到旅馆服务公司去办住旅馆手续。因为去得早,旅馆服务公司按照规定把我俩介绍到浙江朝阳饭店安排了房间住宿。

当时上海旅馆服务公司有规定,前一天轮不到住旅馆的人可以优先安排住旅馆。但要写明住几天,因那时到上海去的介绍信上,都写明了有效日期,不许多住。

我这一生睡过理发店椅子过夜,也可以说人生丰富多彩了。这是真实的往事,现在时代的人也许不大相信。现在真是好了,恍如隔世。

理发店里过夜

◎邓梓鑫(82岁)

晚上睡在哪里。那人讲:“早嘛……要过的11点。”我们就坐在理发店里等,到了晚上11点,这家店终于关门了。工作人员陆续回家去了,还有一个人没有走。我问:“同志,我们睡在哪里?”他手指着理发的椅子说:“格哒。”他把理发椅子的靠背放到最平,我躺上去,还是头翘,脚也翘,两头翘。

这家理发店有6张椅子,都有人睡。浙江人,听他们说话不像浙江人。

夜里我睡不着,经常看手表,看看还不天亮,看看还不天亮,到了天亮起来后,觉得全身无力。我们叫店里的人在旅馆服务公司的这张介

问了,也是浴室。这时听到里面在吵着说:“这种地方怎么睡觉?”工作人员讲:“我们也没有办法。”在吵的人只好拿着分配住宿的介绍信出来。走过我旁边时,我问他什么地方,他生气地说:“饭店里两张桌子拼拢来,睡在桌子上。”

晚上快9点钟了,总算轮到我们了,我拿到介绍信一看,上面写着某某理发店。我说:“饭店有没有?”工作人员讲:“没有。”

我想两个人排了一天队伍,到晚上睡理发店?没有办法,只好乘公交车,赶到这家理发店去。到店里,我把介绍信给店里的人,我问

如果一个人去上海,就只好饿着肚子排队了。

记得那次,下午排队排了很久,眼看天要黑下来了,又要吃晚饭了,队伍还排得很长。旅馆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过来宽大家的心,用上海话讲:“大家勿要急,才有得,给奈住格。勿会给奈露天里过夜格。”看看天已经黑了,路灯也亮了,我看到一个拿着分配住宿的介绍信走过来的,我问他:“啥旅馆?”对方板着脸,不高兴地说:“啥旅馆?浴室!”我想这下没有希望了,没旅馆住了,安排住浴室中饭也只能轮着去吃,一个人去吃饭,另一个人排队。